

新浪文化·读书

邪门

当代文坛涉案作家小军
经典力作

长篇小说
小军 著

从有到无的北京黑吧
触目惊心的逼真邪门生态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邪門

江湖兄弟

长篇小说
小军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兄弟·邪门/小军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113-0412-4

I. ①江…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1559 号

●江湖兄弟·邪门

著 者 / 小 军

策 划 / 刘凤珍

责任编辑 / 齐敬霞

装帧设计 / 木鱼书籍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 25 字数 540 千字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412-4

定 价 / 39.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内容简介

众人瞩目的北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永远呈现着热闹景象和火爆的场面。

在这背后，却发生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黑客宰人勾当。

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人，进行一条龙作业，有组织有谋划，有安排有实施，甚至形成一定的规模，谋取暴利，危害极大。

三龙一凤的四胞胎兄妹，在人生道路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忠于职守的优秀人民警察过勇、替人扛罪身陷牢狱之灾的过智、从老实巴交演变到奸诈凶残的过奇。

亲兄弟打折骨头连着筋，亲情永在，法律无情，过勇是否大义灭亲？过智是否从背叛到回归？过奇是否丧心病狂继续作恶？

作者深入一线采访，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现一批在社会边缘生活和行走的人。他们有的劣根性更加膨胀，走向不归之路；有的良心发现，回归社会。情理之中的各类事变，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生活中。

幻灭与求生的最后挣扎

正与邪的巅峰对决

善与恶的终极搏杀

犯罪与灭罪双方的智慧角斗

感受代价 远离罪恶 善待人生

零口供

北京市公安局某公安分局预审室。

预审处副处长占义急匆匆地推开亮着红灯的预审室的门，抬口就是横话：“白乐的人室抢劫杀人案，上头有话了，等着听结案汇报呢。放下手头的工作，把这小子撂撂，另行安排。”

预审员鲁森边整理卷宗，边搭着话：“占处，打个电话不就齐活，还劳您大驾？”占义一扬脸：“少扯，你们的电话整个一个热线，一直打不进来。就这一回，下不为例。”扭头瞧见要张嘴的副预审员吴茵，马上堵上去：“甭解释，越抹越黑。”

吴茵噘起小嘴。

占义根本不当回事：“生气也没用，白生，等你熬到我这份上，可着劲地发威，记住，至少需要二十年的磨头。小丫头，前一阵子干的不错，挺有样，好好练，给你一个宽心丸吃。实习鉴定上绝对是嘎嘎的。”

浑身上下透着健康，透着青春的吴茵小声对抗着：“打一巴掌揉三揉。”

鲁森赶紧推了他一把。

占义立马绷脸：“说什么呢？”目光不经意之中转向被提审的犯罪嫌疑人，这一扫，眼珠子瞪得跟牛蛋似的：“哎？哎，不会吧？你叫什么呀？”

嫌疑人昂着头：“明知故问，不知道名字抓我干吗？玩儿冤假错案呀？”口气相当硬，与现在的身份根本不相符，公开叫板。

鲁森进行解释：“占处，过智，死猪不怕开水烫，零口供，他是过……”

占义严厉地一挥手打住了鲁森后面的话，他心里非常清楚，全处只有大案要案最棘手的案子才会落到“名提”鲁森的手里，这小子事儿绝对小不了。可是，要不是有看守所的囚衣衬着，自己非扑上去与昔日战友，现如今大名鼎鼎刑侦英雄过勇热烈拥抱，而眼前这位的一副尊容，简直与过勇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丝毫不差，只不过这个模子面部显露的是浮华、奸诈。凭着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他隐约感到对方有一股霸气和狠劲依附在身上，如同传达信息一样，告知自己，一种职业敏感——罪恶就在眼前，工作为重，占义决定暂时放下疑问，吩咐将嫌疑人收监，然后直奔会议室。

两天后，犯罪嫌疑人过智的立案卷宗被送到占副处长的办公桌上。而且一个雷打不动的事实摆在他面前：过智与过勇是四胞胎兄弟，如此的巧合，如此的反差，令他惊叹不已。

给过勇打电话的念头在瞬间闪过而打住。

从职业角度上讲，职责不允许他放过任何一个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犯罪行为；从私人感情上，他确实不想看到自己的兄长在尊严上受到一丝一毫的玷污。



使命的责任感和战友的情义交织在一起，带着一种特殊的复杂心理，占义亲自指挥审讯工作。但只是在监视器前，没有直接面对，他必须遵守法律法规、条例规定。如果有必要，还得要依法回避。

过智被带了进来，相当傲慢，如同串门一样，随随便便，大大咧咧，根本就无视周围肃穆的气氛。

一场真正的较量开始了。

鲁森开言便针锋相对：“过智，你沉默其实并不能妨碍司法人员对你进行有罪的认定，沉默无非是不能顺利得到有罪的口供，但如果证据充分，一样可以推断出有罪的。我们重证据，依法办事。”

过智故意举手：“可以讲话吗？”

鲁森回答：“完全可以。”

过智骄狂地说：“‘沉默权’又被称为‘米兰达权利’，源于一九六六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米兰达控告亚利桑那州警方的案例。”

吴茵刚要开口，被鲁森拦下，老练的他有足够的耐心面对，对方的伎俩和诡辩允许其使用和尽情发挥，从中可以观察其心态，发现弊端予以各个击破。

过智侃侃而谈：“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被人绑架并强奸，她指证是米兰达所为。警方审讯了米兰达，并以他的供词作为开庭时的供词，被判有罪后上诉到最高法院，理由是警方没有宣读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并剥夺了他被审讯时取得律师到场协助的权利。米兰达并未表示他的供词是在压力下被迫编造的，而是说如果事先告诉他有权保持沉默和取得律师协助的权利，他本来是不会供认的。考虑了种种结论，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六条，最高法院裁决米兰达的供词，在法定审判中无效。”

鲁森迎上去：“非常正确，既然懂法，而且有很高层次的研究和学习，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你的智商不低，脑子够使，既清楚又很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利害关系，更应该认清形势，积极配合我们，识实务者为俊杰，老祖宗的话是至理名言。”

过智说：“号里^①的人没说过，到底是名提呀，够水平，两边架我。不过，恐怕挺让您失望，那只是一厢情愿，天真的年龄我已经过了，而且，我跟他们不一样。”

吴茵真忍耐不住了：“没有事？没事能让你上这个地方来吗？公安局不抓好人。”

过智还真不买账，马上反驳：“未必，千万别把话说绝了，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偶然性，你敢说全中国没有一起错案？咱们都清醒，如果没有，赔偿法又从何而来呢？把法律学好，学扎实，是你们的必修课，真正地运用适当，是你们的职责所在。”

看着过智猖狂得意的样子，鲁森施了重压：“请你端正态度，不要离题，摆正你的位置，现在不是论理是非探索法律的时候，我们是以完全正规的法律程序拘捕你到案的。现在你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今天，你坐在这里，我负责任地讲，你回归社会的可能性极小。再重复一遍，你回归社会的可能性极小，不是拍唬你，谁也不会闲着没事陪你玩儿。你的所为，其实自己跟明镜一样。再给你说句实话，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可以百分之百地给你砸上脚镣，你

^① 号里——看守所监室。

知道这对于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考虑到不增加你的心理负担，尽快配合我们，力争立功，减轻重处重惩。如若不然，一个重则难逃的人，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全责。”

一番话分量极重。

过智铁嘴钢牙，心理素质极佳：“你说了不算，白搭，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更何况……”

鲁森严正地抢过话茬儿：“更何况正义永远战胜邪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公正的，触犯刑律，必惩无疑，没有幻想可言。何去何从，你选择吧，没人逼你。过智，想找我谈，二十四小时什么时间都可以。收监，通知狱政管教，砸镣子。”

占义通过监视器非常清晰地看到过智的脸颊明显地抽了一下，他一转身，双眼死死盯住墙壁正上方庄严的警徽。



那个时候，虽不富裕，但却踏实，而且再老实不过

窄得两辆自行车都不能对过的小死胡同，在一九六四年的大年初十这一天，胡同里着实轰动了一把：先是老耿家生下一对双棒儿千金；也就过了多半天，板爷过易生，犯了天大的嘀咕。

老话讲得好：早生儿子早得济，多子多孙多福气。可这得济的实在有些过分，好家伙，我的乖乖，愣是一连气生了四个——三龙一凤。

看着可爱的肉蛋蛋粉嘟嘟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掉，过易生狠狠地抽了自个儿三个大耳刮子，够狠够劲更够疼，不是犯夜挣^①，千真万确的四胞胎——肉蛋团子在玩儿命地啼哭，在向他报到。

咧着大嘴乐的他，转眼满脑门子的大皱纹子，傻啰，彻底傻，为什么呀？您想呀，人丁兴旺自然是好事，更何况几率极低的四胞胎，老天爷赐的福分，不是扒了个脑袋就能得到的，可承想，人再小不点子，他也得有断奶的那一天，全是活性儿。得吃得拉，得侍候，得养活。这一猛子就是两双，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就能解决的事儿，这得玩儿真活儿负责任，有本事生，就得有本事养。

爱谁谁，自己的肩膀生扛。

谁也别瞧不起不起眼的臭虫，就在耿家二位人民教师首尾顾不上的时候，没有文化却有算计的过大板爷，竟然把贫气的家安置得妥妥当当，合合适适，安稳把牢。从老家拉来不出五服的二位姨，侍候月子，拖带四位要命的小祖宗。农村人知足，能吃饱饭，隔三差五还能吃上肉，每个月还给五块钱，美得屁颠屁颠的。

谁要是说过大爷傻，那他自己就是三九不懂真正的傻冒，人家拿出八个大子（八块）找单位的领导（时任街道纸盒厂的厂长）——芝麻大的官，但绝对实用，解决大问题的主儿喝一道。这也算是最早的公关行为，对方也是个酒腻子，脸和脖子一红一上脸，喝得挺顺，再高抬一捧，竟然网开一面，借着酒劲，给老过加了两份进项：晚上值班守夜，加班费每天五毛，外加冬天烧锅炉，又是每天八毛。

老过，有福之人不再愁。牛，京城里拿三份皇粮的人。美滋滋的他，哼着谁也听不懂的小曲打道回府，骑着顺风板车，不知什么时候从地底下冒出一团灵气，传到秃大的脑壳里，瞬间脱口而出：过勇、过奇、过思卿、过智。

老伴范大妈这乐呀，自己男人能耐不凡，怎么以前就没看出来呢？遇事一点不怵窝子^②。老百姓过的是日子，图的是实惠，盼的是踏实。这话一点也不框外。一切为了前线，过易生戒了酒，顺带脚捡点破烂儿，穷算计的他有自己的想法：不能跟

① 夜挣——北京词语，折腾。

② 怵窝子——北京词语，胆怯，没出息。

耿老师两口子比，人家是皇粮，比自己又少一半的负担；更不能跟周围的邻居比，自己多一分辛苦，孩子们就多一分保障，勒紧裤腰带，早早晚晚有熬出来的那一天。范大妈也厉害，操持家务，盘算着生计。细菜贵，菜站扔的烂菜捡吧捡吧，多洗几过儿照吃不误；寒冬腊月，捡煤渣，拾煤末子，倒也顶饭；一手绝佳的针线活儿，手头的针码，不仔细看，跟机器轧的似的，孩子们身上穿的从头到脚，总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

一九七〇年，一番辛劳，一番耕耘，孩子们在贫穷中长大，开始接受应有的教育。

四个小孩在学校报到一亮相，风景这边独好，学生瞧着新鲜，家长们羡慕，老师们好奇，围得水泄不通，齐口称赞：

“嘿儿，四胞胎，真棒。”

“还棒呢？得操多大的心呢？”

“嘿儿，现在是费心，将来可心。”

“快瞧，一模一样，真好玩儿。”

“废话，不一模一样叫四胞胎吗？”

小子们个个也不怯场，闪着亮晶晶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围观的人群，他们头一次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既惊奇，又觉得新鲜，这倒不赖他们，范大妈打小儿就没让他们出过胡同口。

这当口，又有人发出感叹：“又一对双棒儿，人家这丫头片子长的，没挑。”

“跟小仙女似的，长绝啦。”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人这爹妈当的。”

不一会儿工夫，两个小美人坯子，被人簇拥着推到“四过”面前，杆壳新的小书包，小花点裙子，穿着少见的小皮鞋，与四小过统一粗布衣装，自制布书包、布鞋，形成很大的反差。

六个小不点，聚齐之后，都带着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对方，你瞧瞧他，他琢磨琢磨你，没有任何语言，只用眼光相互交流一下，立马各自有所反应。两个小公主，耿小青平视，耿小草高昂着头，走起路来小皮鞋有节奏地敲打着地面；老大过勇低下了头，老二过奇傻笑着，老三过思卿两边都看，好像她不是当事人似的，而老四过智突然发动，伸出手臂，将二位小女人推向背面，这一举动，逗得所有的大人孩子们，发出开心的笑声。

这一切，都让班主任老师冯虹看在眼里。

一向果断的她拍板决定让有出色表现的过智当临时小班长。

放学的新生在过智一声“跟我走”的指挥下，排着队走到胡同中，各回各家各找各爹妈。

京城老百姓的儿女们，是在大大小小胡同里的大杂院里成长的，有煤球炉子，有吃起来没治的一锅熟，放了虾皮的菜团子，有扇三角儿的、弹球儿、瓷片、跳橡皮筋、放小鞭、放二踢脚，院里的大爷、大妈，七姑八大姨，都是普通的平民和良民，陪伴着他们成长。当官的有吗？有。少得可怜，官也太小。



过智的小班长愣是当到了小学五年级，照耿小草的话说，真是够能坚持的，也够能死撑的，早晚得有一天掉下来。

都说人小鬼大，这话说得相当地道。

人的脾气秉性是天生的，命里注定安排耿家的姐妹花，一个内向，一个外露。不用多费笔墨，也就都知道谁是谁了。

耿小草特生气，怎么也想不通，甭管自己怎么努力学习，可就是成绩比不上成天价玩耍的过智，她就纳闷，也不见他复习，怎么一到考试总是差他那么一丁点儿，而且一猛子就是五个学期。最让她不能容忍的是，全班四十二个同学，只有过四拿自己不当回事，而且总是挑她的刺，不知道是哪辈子的深仇大恨，这不，过四在班上又臭得上劲了。

过智说：“我们马上就要上戴帽中学了，毕业成绩至关重要，同学们刻苦学习，绝不能让冯老师失望。”

他像个小大人似的背着手，嘴上讲着心里却在想：耿小草绝对没有听自己的讲话，一眼望去，果不其然，自己判断正确，她始终向教室外张望，自己讲的话根本没听。

过智咳嗽一声加重语气：“德、智、体要全面发展，有些同学，体育课是老大难问题，经常第一名，当然，是倒数第一名。”

全教室哄堂大笑。

耿小草怒目圆瞪，小脸憋得通红。

“不要笑，严肃点，我认为不是体能上的事情，关键是思想问题。你们说，穿着小皮鞋跑起来要能及格那才新鲜呢？”

又是一片哄然。

过智索性更加发挥：“跑道太硬，小皮鞋跟儿也硬，赶上一小石头子，磕了磕了的，多不好。”

刚开始还忍得住的耿小草，气得差一点背过气去，噌地站起来：“过班长，你说这话有些过头，穿皮鞋有钱难买乐意，磕了碰了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给钱瞧病呀？看着五大三粗的，怎么跟个小事妈似的？”

过智当仁不让：“别急，千万别上火，我说的是现象，小心没大错。话说回来了，改正纠错齐活儿，又是一个好同学。”

耿小草马上反击：“既然过班长这么‘热心’帮助同学，可不能光靠挂在嘴上说大山。得付诸行动。我们家挺困难，白球鞋买不起，我本人也虚心接受批评，请班长解决实际困难，否则会拖全班的后腿，事关重大，过班长在此一举。”

这小军将的，真是把过智愣了一下，但又马上镇定自若：“三天后见真的，散会。”

三三两两的放学人群中，耿小草得意地看着第一次耷拉脑袋的过智，兴高采烈地对死党说：“恩卿，这回可不赖我，是你弟自讨没趣，他也有难受的时候，哼！”

耿小青开了金口：“草儿，一双白球鞋两块多钱，你这不是找事吗？多为难他呀？”

思卿：“活该，自作自受，谁让他老挤对人呢！看吧，挨我爸这顿揍是板上钉钉了。”

“真的吗？”耿小青不无担心。

耿小草得理不饶人：“打不打跟我没关系，大班长说话得砸坑，一句是一句，当着那么多同学跟我较劲，他得有个说辞。”

这边解了气，那边小子们愁眉苦脸，过奇埋怨：“你说你干吗跟小草叫板呀？这下踏实了吧？把你卖了，都不值三块钱。”

过勇说：“你是班长，说话没边没沿，没分寸。这下倒好，叫板叫得真瓷实，你说，啊？街里街坊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得罪小草干吗？”

“就是，你挤对她时间不短了，什么时候是一站呀？就是瞧人家不顺眼，小草也不是省油的灯，落下的这话把，老太太吃柿子——嘬瘪子啰。”过奇说。

“你们是不是跟耿小草一个锅里吃饭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是不是？收了人家多少钱？替她说话。还哥儿俩呢？什么人呀？”

过奇听着特别不舒服：“说什么呢？祸是你惹的，你还没理狡三分，不是号称脑子最开窍的吗？赶紧想辙吧，就三天，咱们可丢不起人。”

过智咬着牙说：“小丫头片子，不会让你得逞的，咱们走着瞧。姐，你快点走，小心我给你锁外边，不让你吃中午饭。”

小草大声道：“你敢，借你十个胆！”转身对思卿说：“别理他，臭德性样，到我们家吃去。有剩包子，肉馅的香着呢。”

七十二个小时后，过智非常郑重地将装有白球鞋的鞋盒递过去的时候，耿小草立刻将哼着的歌打住，眼睛犯直，她第一次看见过四没有一丝一毫的得意样。

事后思卿告诉她，小哥儿仨捡了三天的破烂，还不够，竟然偷了老爷子的宝贝铜丝和铝丝，才充够数，气得老头直骂街。

一晃几年过去了，孩子们都上了高中，自己就把自己自然而然地当成了大人，什么事都想独立，父母的唠叨成了一种烦恼，成了一种负担，想自己主自己的事儿。而且，初生牛犊不怕虎，寻求新鲜，寻求尝试，当然，更有着强烈的与异性接触的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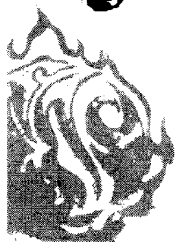
这很正常，否则就不正常了。

过家变化最大，孩子们都长成一米七八的个头，齐齐的，竟然都还是一个模子，但仔细观察，还是各有千秋：过勇忠厚老实，过奇稳重踏实，过智机敏灵活，而一凤思卿长得优美动人，谁见着谁赞叹。

至于耿小青那是漂亮有加，文静端庄，而耿小草就格格不入，另有别样风貌：艳丽加热情奔放，永远是一块超级磁铁，永远是一个招人的女人，真真的是一枝带刺的玫瑰皇后。这么形容不过分。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赶上个“文革”的尾巴，火暴的场面没赶上，再加上岁数小，狗屁不懂，也不记事，大风大浪的挫折对于他们根本不着边。

百废待兴，国家抓政治大事，底下的平民百姓，对得起这份工资足矣，真正改革的日子还在后面甩着呢，人们的心态只是混，各个角落都在混，捞钱发财的事想



都不敢想，那个年代就没有致富这个词。

您上班去，下班回，有劲儿回家使，没地儿发泄，电视更谈不上，你还到不了那份上，生活水平差着节气，大眼瞪小眼，八点钟关灯睡觉，没什么新鲜的。

孩子们年青气盛，精力充沛，越是禁止的越是猎奇，越是没事越作事儿，为什么呢？学习没用呀，再学习也不如有个好老子，就是有个在副食店上班的妈也行，最起码花生、瓜子不缺，有油吃，肉也捎带着多买几斤，甚至连火柴、肥皂也不放过。

到什么时候，各个阶层的人都存在于社会之中，所有的言行又都影响其发展与生存，也许人们的心灵受到太多的压抑，一旦有所松动，强烈的释放能量是巨大的，人们渴望美好的生活，即使是这样，大家还是试探着，小心翼翼地观察、小动着。

胆大的先跳出来，胆小的跟着走，一传十，十传百，以至慢慢地扩散：禁书露头，手抄本正悄悄传递；内部电影的开放，成了一种荣耀，一种追求的时尚，花花衣服也敢穿个一件、半件；小奖金、计件工资的冒出，甚至有人敢偷偷摸摸做仨瓜俩枣的小买卖。

孩子们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奇快，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发生着巨变，即使对学习也无所谓。那么，所谓的東西需要发现、模仿，去探索。

您注意，好的不容易学，坏的往往很轻而易举地找齐儿。环境很快会改变一个人。这很危险，因为没有真正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对与错没有意识识别，追求刺激，打发无聊，猎奇叛逆，尝试付出，那些年不小心误入歧途的人，为数不少，他们的作为影响着今后的命运，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以至于生命。

它是人生的经历、磨难、挫折。非常真实，他们生活在我们的中间，有相当数量的，是我们的朋友、同学、亲人、邻居，甚至就是我们自己。

坦然面对，认真应对，渴求平淡生活。

耿家的两朵金花，过家的三龙一凤本身就扎眼，而这几位又都在校园很是活跃，名声自然不小，说句不好听的话，绝对招事，拦都拦不住。为什么呢？这年头，你不招他，他招你呀。

这不，刚一出校门，过智就觉得不对劲，今儿校门口怎么那么多外校的人呀？岁数都不小，横竖不是学生，正犯着嘀咕，十几个穿四个兜的板绿“院派”已经拦在了走在最前面的二花一凤跟前：“哎，跟你们说句话。”

耿小草可概不论^①：“不认识说什么呀？别没话儿搭话儿，阴天下雨不知道，谁烦谁不知道？一边待着去。”

为首的有点样：一米八的个头，断眉，鼻梁上斜切着一条鲜明的疤痕，敦敦实实，高大威猛。“真是的，漂亮的花儿都带刺，这话千真万确，今儿不就认识了吗？交个朋友……”

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交你大爷个粪。”声到人到，人到砖到，两块大半头砖狠狠地拍到断眉的后脑勺上，掬得劲够重，力够猛。

^① 概不论——北京土语，爱谁谁的意思。

随着人倒下，群殴开练，乱成一锅粥。过智手疾眼快，冲过奇他们一挥手，拉着女孩子扭头就往学校里跑。

“真不经打，整个一面瓜，看着人五人六的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过智在奔跑之中循音一回头，才发现拉的是耿小草！话是从她嘴里喷出来的，他狠劲地一甩手：“行了，别放后炮，后找补，还不是你们的祸头子。”

耿小草正撮着火儿当然不依不饶反击他：“谁用你帮忙了？咸吃萝卜淡操心，还男人呢？连自己的妹妹都保不住，活着也是白活，没用！”

过勇看不下去：“帮忙帮出错来了？多悬呀，要是裹在里面，指不定什么样呢。”

耿小草头挑着：“怕什么？大不了一命抵一命，以后，我们的事儿管不了别管，饭桶。”嘿儿，她独自钻进教室里边，说出大天去，死活不出来了。

外面的情况也摸不清楚，最让人费解的是怎么一下子冒出两拨子人来？究竟是别人的事赶到一块，还是专门为她们而来？假如是前一种还好说，一会儿就散，要真是后一种那就麻烦大了去了，好孩子们哪见过这架势呀，吓得连家也不敢回，全部缩在校园里，束手无策。

憋了得有两个多小时，过智死活要去瞧个究竟，弄个明白，过勇拦着他：“太危险，别出去，非要去，咱哥儿仨一起出去。”

“没事，目标也不是我，不会注意的，有事儿，也搭我一个，三个都赔不值。再说，老这么呆着，也不是个事儿，在同学面前多没面子！”

思卿冷不丁抢上一句：“要不，咱报告老师吧，教导处也行，体育老师挺横，准行。”

过智白了她一眼：“此地无银三百两，亏你想得出这骚招。”说完挺直腰板走向大门口，他故作镇定地吹着口哨往外走，说实话，确实是强弩。校门外，院派已不见踪影，可打架的那拨人不但坚守阵地，而且好像还多了不少人手。心里七上八下的他，与那些汉子保持着一段距离有六七十米后赶紧撒开丫子玩儿命地奔跑起来，刚拐进小胡同，被一个人猛地拽住：“小爷们儿，你们家又没着火，干吗这么风风火火？大白天的，还有人敢宰你怎么？”

过智一抬头看是和平。喘着粗气说：“哦，哦，和平舅，您什么时候回来的？跟宰人差不到哪去。”别看年龄只相差十一二岁，但要从高奶奶那儿论，辈儿还真差着呢。

“爷们儿，三年不见，长的像个样，拍唬我是不是？跑得挺急，多大的事儿呀？说说，看我摆得住摆不住。”

“嘿儿，丢人。”过四跺着脚。

“丢谁的人，小毛孩还玩儿起个性来了！”

“有两帮小子放学截我姐她们。而且双方还打群架，现在还憋在学校门口，我是回家报信的。”

和平一乐：“瞧这点出息，算你小子运气好，撞上我，多大的屁事。走，带我他们会他们，敢叫咱们小爷们儿的横，小×崽，欠练。”

过智看着高和平背后的三四个人，有些怀疑：“和平舅，他们挺横的，人也多，



咱行吗？”

和平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把吗字去掉，行。给他们丫上上课去。”

过智半信半疑地前面带着路，不一会儿工夫，站到了那拨人面前，自己赶紧闪到一边。随时准备颠丫子。

“大哥，您怎么来了？”为首的人点头哈腰，一看这情景，过智马上挺直了腰板。

“操，真牛×，小弟，选的地儿真好，挑的人也真棒真准，小爷们儿，把他们叫出来，去呀！”和平大大咧咧地挥着手。

过智还是愣了一下，直到看到那家伙给和平点上烟，才放心飞跑进去，等到把人叫出来，全部站在那人面前，和平开始发威：“四儿，跟他们盘盘道^①！”见过智不言语，自己倒是先笑了，这才想起半大毛孩狗屁不懂，更别提行话了。“告诉丫他们，你们家跟我什么关系？”

过奇挑着大拇指：“他是我们的舅。”底气有点足，他又进一步发挥，“长长眼，拿我们寻什么开心？你们就这些本事呀？”玩儿板砖的连忙说：“对不起，对不住，大哥，事先真不知道，都说这儿有三个小天仙，要知道是您的人，姥姥也不敢呀。”

和平冷冷地拉着脸：“这就完了？”

“您划道，大哥。”

“抽自己的嘴巴，全抽，一个不落，谁不会，我教他。怎么着？要我动手。”

有意思，这三四十口子大老爷们儿，全都起劲地抽着，吓得思卿躲在耿小青的背后不敢看。看着这阵势，耿小草立刻兴奋起来：“抽响点，臭坏蛋，你，说你呢，怎么，不听话吗？”她竟然自己上去狠狠地抽了对方四个大耳刮子，特解气。一股说不出的舒服从心底涌起，她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这么猖狂地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小脸涨得红红的，更招人看。

和平可是得意：“小美女，够意思，有份儿。”

自罚折腾了三分钟，和平一挥手，场面立即安静下来。别说，找出一个脸没抽红的还真没有，可以清楚地看到，敢怒不敢言，忍气吞生不服气的大有人在。

“这就完了？就这么算了？是懂事还是不懂规矩呀？白混，还玩儿呢？”和平叉着腰。

为首的醒攒儿^②一努嘴，上来十几个人凑了不少票子，举着送到和平面前。

和平说：“给谁呢？”

过智反应挺快但却生生地接过，长这么大也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光大团结^③就有五六张，他为难地看看和平。

和平当着众人开导他：“拿着，应该的，损失费，跟这帮孙子别客气，就得横，你一软，他们丫能在你身上拉屎撒尿。记住吗，切记。宁肯打死也不能让人吓死，咱们玩儿的是气质。没关系，不服的，可以找我小和平来。单挑、群练，我都接着，

① 盘盘道——行话，提认识的人。

② 醒攒儿——行话，明白。

③ 大团结——指人民币拾元。

下回长点眼睛，滚吧！”

“谢谢大哥。”

“大哥，服，肯定服。”

“没有下回了。”鸡一嘴鸭一嘴人就散了。

“四儿，打道回府。”和平一声开路，带他们往家走，路上过智又一次递上钱，被耿小草一把抢过：“和平舅，我们请你吃饭。”

“水，小丫头有点钢骨叉子，勇子、奇子、老四，这点事就撑不住了？真是缺练，这年头，欺软怕硬的，他招你，就玩儿着命跟他招呼，没什么新鲜的。玩儿几次狠的，你就是大爷，你就是给自己拔份儿，人就吃这个。哦，对了，咱们出去撮，有怕回家挨说的吗？没有，好，撮饭去，吃王八蛋的。”

还别说，这次偶然的插曲与景儿，和平多多少少启蒙了一下六个半大人，每个人都有想法，想的也各不相同，但感触都挺深，最想尝试一把的又是谁呢？

孩子们长大了许多，自然家长也就放松不少，总不能一辈子窝在胡同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因此，半大孩子们也就多了些外界活动的时间。

“思卿，思卿，成天糗在家里干什么？还不憋坏了，走，上街玩儿去。”耿小草喊着。

过四永远跟她死掐：“歇菜吧啊，还找着让人劫呢？”

耿小草急了：“你那是说话呢，还是满嘴喷大粪呢？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呀？我可告诉你，过四，你就方人^①吧你就，哪天，哪天方得给你小东西劫了。”

过智嘻嘻笑：“哈哈，自古以来英雄好汉只听说过劫财劫色的，我一个大爷爷们儿，任嘛没有，劫了干赔。”

“啊呸！”耿小草拉着思卿就跑。

事儿还真不经念道，三过凑钱去东风市场买小人书的路上，还真让人截住。

一座铁塔式的人走上前：“站住，小兔崽子，干什么去呀？”

过勇回答：“东风市场。”

“兜里有替吗？”

“有什么？”

“就是钱，傻冒。”

过奇心中不平：“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嘿儿，我说怎么说话那么葛^②呢？原来是三胞胎，是够长行市^③的啊。不过，今儿你们遇到的是克星，把钱撂下没事。否则，晚上回家，你们的妈怕是一个也认不出谁是谁了。”

别看过智一言不发的，是在琢磨周围的脱身环境，一眼望过去：七八个人的成扇子面围的四周，跑是绝对不可能的，一点机会都没有，这帮小子随随便便挑一个

① 方人——北京土语，诅咒人的意思。

② 葛——北京土语，说话特幽默。

③ 行市——北京土语，比价格的意思。



出来都练不动，脑子突然一闪：“哎，和平认识吗？”

有人接上：“小东西的，还盘盘道，不会盘别盘。叫和平的多了，哪个呀？”

过智说：“就我们胡同的，甘雨的小和平。”嘴上说着，那两只眼睛不住地来回滚动，十分留神他们的反应。

铁塔粗声地问：“你们也不是一个级别的，跟你这小兔崽有多大的面？”

过智一听有戏：“面儿……面儿嘛，他是我们的舅，你说这面行吗？冤你是王八蛋，你不信，留下他们俩押这儿，我去叫他，行不？”

铁塔听到这话直摆手：“别、别，误会，认错了人，回去千万别跟和平大哥说，这事不算。青子，你这孙子，我说不像，全他妈的赖你，去，给小兄弟们买雪糕去。”

过奇觉得这事儿有点过分，拦着：“算了。”

过智说：“不行，什么叫算了，冰激凌每人是双份，既然承认错，就得有实心实意的行动，对吧？话说回来，吃雪糕打发要饭的呢？这也不是哥儿几个的风格呀。”

“对，走哪说哪，认头。”铁嘴还挺认同。

等到冰激凌到手，劫人的离去，过四才发现自己的脑门子上都是汗珠子。“真够悬的，这法子还真灵，孙子，还流氓呢？给流氓丢脸，三句话就给拍唬住了。”

过奇埋怨道：“把你那臭嘴闭住，吃东西还堵不住，逞哪门子强，那是人家和平舅舅的份混到那啦，你狗屁不是，沾光吧。”过智斜着眼：“你还有脸吃，要不是我临场发挥得好，不进贡死扛的话，早打得你五眼朝天回姥姥家去了，嘿儿，马后炮。”

这一夜，过四没有睡踏实，脑子一遍又一遍地过，回忆着那帮小子的小样，自己小试牛刀，便不堪一击，内心之中感觉非常热乎，躁动得很，相当兴奋，这小东西居然做了一个黄粱美梦得意得很：“三龙一凤带小草、小青到处征战，所向无敌，所有的人见了他们都是点头哈腰，堆着微笑，抢着拿银子上供……耿小草更是向他伸出大拇指……”这一高兴不要紧，竟然尿了床，德性现得真不小。

第二天，春光明媚，阳光温暖，普照大地，过四觉得整个天怎么看都是那么顺眼，心里头这舒服。

老爷子过易生眼瞅着儿女见长，不想让他们委屈，打一上高中就每人一个月一块钱零花儿，那时候的一块，值点子儿，也经花，对于贫穷的孩子们是不小的财富。

过智心血来潮充大头，破天荒吐了“血”^①：早晨上学他为六个人每个贡献俩八分钱的糖油饼，外带糖浆一碗。如此慷慨，如此大方，着实把小哥儿姐儿几个吓了一跳。

他们一时摸不着什么意思，犯着嘀咕，尤其是耿小草手里接过油饼，望着端着豆浆满脸挺真实的笑着的过四，手直犯颤，真不相信他的这份心意。

就连一向稳重的耿小青也一脸惊讶，索性在过智的脸前晃着手指：“这是几？”

“真是闲的，三，我三个月的时候就认识。”过智不耐烦地回答，“省得你们问，

^① 血——钱。

没发烧，本人乐意高兴。小草，慢慢吃，热的刚出锅。”

他这一温柔不要紧，吓得耿小草拉着思卿撒腿就跑，“今儿有点不对劲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三儿，你弟弟脑子是不是得大脑炎了？”

“你才大脑炎呢，哎，也对呀，是有点反常。”思卿也百思不解。

也许这“血”吐得好，吐得及时，吐得学问，吐得点正，下午就有“回报”了：过智一个人在电影院前已经走了二十多个来回，正咬着牙算计着买不买这张价值二毛五的电影票时，感觉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很软很柔，回头一看，一双美丽的丹凤眼带着火辣辣的热光，堆着甜甜的笑容，说出烫人的话：“过小弟弟，在这儿见到你，姐姐我真高兴。”不多见的磁音，相当别致，相当诱惑，看着过智无地自容而又疑惑的表情，她开心地发出特别得意的笑声，很响很亮，根本不顾周围的一切。她的开心，让小俊男刷地红了脸，那健康的红代表着羞涩，代表着纯真，而这一切更让艳美的她兴奋到顶点。

磁音又起：“好孩子就是不一样，别着急也别激动，姐姐我，承蒙朋友抬举，有个小称呼，凉粉，我就是凉粉，假了包换。”

过智使劲揪了一下自己的耳朵，这名字可是如雷贯耳，而且传得特别邪乎，很多的痞子，众多的玩闹，经常为她大打出手。眼前这位绝顶漂亮的女人如果真是的话，是自己绝对的校友，大三届，以前学校里的打架斗殴，多半是因她而起。这突如其来的相遇，又是她主动上前的，令过智激动又头疼，不知所措，有些犯傻了，他好半天鬼使神差地冷不丁冒出一句：“您看电影吗？这片子特棒。”

“行，小老弟，有把子逗，不软，姐姐舍命陪君子。不过有两条要求，一条不许称您，直呼其名，听着舒坦。当然，叫姐那最好不过的。二是电影票得我买，你那仨镢子儿留着吧，想必你也听说过，我凉粉乐意的事，还没有人反对过。”话讲得那么自信和霸道。

“我也有一要求，不让我买，宁可不看，而且我有一毛病，决定的事，决不更改，皇上二大爷也不行。”为了显示自己的态度坚决，还挺直腰板。凉粉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吃惊：“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

“一丁丁点都没商量。”过智继续坚持着。

“好，算你厉害。”凉粉嘴上这么说，但心里特甜，别样的感觉冲击着她的神经，看着英俊而又高高大大的过智买票的背影，总觉得自己心里像有什么东西揪着，七上八下的。到底是凉粉，很快从迷茫里清醒，骂着自己：“什么东西？又不是圣女，装什么纯，其实也没有什么，一切新鲜，自己高兴就得，千万别陷得太深。”

想是想，做是做。等到两个人双双地坐在电影院里的并排座椅上，凉粉还是照样身不由己，异常兴奋。

不知哪来的勇气，过智脱口而出：“大姐，你在社会上特狂是吗？”

“什么意思？”久经沙场的凉粉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小毛孩问得太突然，太直接，自己根本摸不着门道。

“我怎么瞧，怎么不像呀？你挺善的，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呀，而且，贼漂亮。”

凉粉哗地又开口大乐：“非得长得凶神恶煞整个一个刁老婆子，才能对上号？不